

我把我寫的功課和我一位中文學校的老師分享。她回我的一篇分享更讓人感動。願與你分享。

感受最深的八個字，是：“看不見的穿金戴銀”。

真正的珠寶匠人，不是打造珠寶的人，而是將生命雕琢成能折射他人光芒的稜鏡。當我們停止用物質武裝脆弱，那些“看不見的穿金戴銀”，反而成了黑夜中最明亮的坐標。

我開始重新思考：什麼才是真正的價值？

讀完那篇功課，我才恍然發現，原來自己早已在心中醞釀著類似的思緒，卻總是說不清道不明，只會借古人之語：“天然去雕飾……”。而“看不見的穿金戴銀”恰好擊中了我的心。真正的珠寶，不在櫥窗里，而在那些我們用愛心觸碰過的生命中；最華美的禮服，不是絲綢縫製的，而是用服務與奉獻織就的生命質地。

這，或許就是那八個字的深意：當我們在塵世中活出天上的價值，我們的生命，便已是世間最珍貴的藝術品。

我是在什麼時候開始“視財如命”的？是脫離父母庇護、開始獨立生活以後？是當我第一次掙到錢，感受到“錢難掙、屎難吃”時？

金錢確實給我帶來了底氣：生病時能求醫、有飯吃、有住所，甚至在人際交往中也不那麼底氣不足。尤其是在異國他鄉——在荷蘭，如果哪天與同居者分道揚鑣，我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。金錢成了最基本的安全感來源。

但問題在於，當溫飽不再是難題，我為什麼還總想要更多？是因為看到了差距？還是因為內心那只叫“貪欲”的獸開始蠢蠢欲動？

我開始察覺，“擁有”本身也帶來了負擔：衣服太多，出門挑半天；食物太多，擔心過期，不停地吃；家務做不完，是因為東西太多、生活不夠簡單。其實，越簡潔的生活，越能騰出時間，真正去“活”。

一次我親眼見證了一位老人的離世。她在ICU時，醫生坦言她可能熬不過今夜。可她似乎想為孩子多留一些時間，竟短暫地好轉，轉入養老院。臨終前幾天，她兒子還陪她去逛街——那是她最喜歡做的事。她走的前夜竟然出現在我的夢中，叮囑我別告訴她兒子。夢醒之際，他兒子接到養老院電話：“你媽媽走了……”

她什麼都帶不走。新買的手機、平板、給朋友和家人準備的聖誕禮物都還未來得及使用和送出。房子、車、銀行卡……孩子們分配了，而很多她珍藏的物品，只能被丟進垃圾桶。

另一位朋友的同事，在出差時不幸墜落身亡。噩耗傳來時，我還記得他出發前一天我與他見過面、打過招呼。他喜歡摩托車，有一條豪華遊艇；他曾帶著孩子來我家喝冰飲，說笑之間彷彿昨日。而如今，他再也無法回來。留下的，是突然需要被人接手的工作、哀慟的家人、以及公司例行的善後安排。

這一切讓我猛然意識到：人追求一生的物質，到最後終究一件也帶不走。

於是我開始思索：既然如此，那我們是否應該“看開點”？只圖眼前溫飽，不必拼搏，不必上進，也無所謂擁有與否？

可我也看到，物質雖終將化為塵土，但若轉化得當，便能延續為愛與意義的載體：

- 一筆資助，能改變孩子的一生；
- 一棟堅固的房子，可庇護三代；
- 一項技術的發明，可能造福千萬人。

價值從不在於佔有，而在於創造和傳遞。

天上的金銀財富，是我們積攢的品格（如堅韌、慈悲）、建立的深情關係、積累的生命智慧、以及所創造的影響力。比如參與中文學校義工、推廣傳統文化、幫助孩子們發現語言與文化的魅力……這些才是真正的“穿越死亡界限的硬通貨”。

我目前沒有一份穩定的職業，我的工作幾乎全是義務性質。在中文學校教中文，為一堂有價值、有趣的課，我要投入許多時間和心力；背後我的古箏課，課外我還義務帶練兩節；甚至，我還從未對人提起，我在醫院也做義工——照顧老人，陪伴無法上學的病童。

我教孩子畫畫，偶爾帶古箏彈奏，教他們認識這種中國樂器；我陪老人聊天，為插滿管子的病患按摩。記得有一位老人告訴我：“全身疼痛難耐。”我為她按摩、安慰，她滿眼感激地說：“好舒服，謝謝你。”

我沒得到金錢回報，但我在這裡學會了急救，提高了荷蘭語能力，處理突發狀況的能力也增強了。有次中文學校孩子頭撞破了，我第一時間疏散人群、冷靜處理。提議學校應該備有急救包，後來學校終於配備了急救包。

我明白了，這些在醫院的付出，其實是我在為自己“攢盤纏”——不是塞進錢包的那種，而是刻在靈魂深處的印記。

我希望這些能一直默默進行，低調而堅定。因為：存善之心，不必邀善之名。心中有善，行善本身就是目的。

如“路燈效應”：路燈從不宣告自己在照亮黑暗，但行人都循光而行。最好的傳播，是讓他人透過你的行動，照見自己內心的光。

當然，“不張揚”與“傳播正能量”之間如何平衡？

關鍵在於：動機。

講述“教老人用手機”的方法，遠勝於曬“給乞丐錢的自拍”；分享“困境群體的真实故事”，勝過合影留念；闡釋“善行背後的悖論”，比標注金額的捐款截圖更有穿透力。

真正的善，安靜如光，照亮別人，不刺眼，不喧嘩。真正的價值，也許不在耀眼的珠寶盒里，而是在我們一生的沈澱與流光中——看不見，卻熠熠生輝。
